



## 陈有才简介

陈有才,男,20世纪40年代出生。大学文化,一生从事编辑工作和业余创作。原信阳作家协会主席,1965年参加全国青创会,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河南省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河南省文史馆馆员,陈有才词条入选《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为中国乡土诗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已出版《陈有才诗文集》(五卷本)等32本著作。两次荣获河南省政府文艺成果大奖,多次荣获省以上诗歌奖。

## 七色土

陈有才

一

尼采疯了  
海明威自杀了  
卡夫卡将作品付之一炬  
陀思妥耶夫斯基仰天长啸  
我咋办  
我跟着萨特搞荒诞吗  
我跟着马尔克斯学魔幻吗  
不,我是炎黄子孙  
我骑着老子的青牛飞向未来

三

狄更斯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诗人夹在两个时代中间  
站在母性的大地上  
用响亮的音阶呼唤未来  
同时感叹生命苦短  
普鲁斯特太长  
无奈

四

人老了头小了  
鼻涕多了熊少了  
半碗米饭吃饱了  
一根稻草绊倒了  
而今会玩电脑了  
不用讲究技巧了  
语言不用去找了  
鼠标一点论秒了  
一上网就发表了

五

鹿邑老君台  
供奉老子的塑像  
日军连发十三发炮弹  
一发未炸一枚至今还夹在大  
树上  
炮击手  
目  
瞪  
口  
呆

六

想做纵火犯  
找不到火星子  
想搭个帐篷  
找不到竹撑子  
想挂个腊鹅  
找不到钢钉子  
想去嫖娼  
接到公安兄弟黑话  
今天晚上放鹰子

七

李敬泽在抽烟  
我走前去问他  
小说界你如数家珍  
散文界谢有顺了如指掌  
为什么诗歌界没有你和谢有  
顺呢

八

一只苍鹰抬高了碧空  
一阵暴雨抬高了湖泊  
一声尖叫抬高了婚床  
一通锣鼓抬高了舞台  
一行大雁抬高了秋天  
一片欢呼抬高了人海  
一句警言抬高了人生  
一条路线抬高了政治  
一份宣言抬高了时代

九

我少年崇拜的牯牛  
总以自己的双角战斗  
青年时崇拜的狮子  
打斗前在山巅一声怒吼  
壮年时崇拜猛虎  
啸傲山林群山发抖  
一生厌恶的是豺狼  
尤爱拉帮结派  
在狮子老虎面前还不如狗

十

一老者佝偻着腰  
缓慢地捡起一根烟头  
夹在他耳朵根上  
我打了个踉跄一回首  
他也同时打了个趔趄  
我担心烟头  
会把他撕裂  
他捡起的哪是香烟头啊  
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十一

知天命之年我宣布  
我打黑领带那天  
酒桌前少男少女都喊我叔  
打红领带那天  
酒桌前女孩儿都喊我哥  
到了随心所欲的年龄了  
我反而格外谨慎  
打什么领带女孩儿都喊我哥  
不逾矩

十二

亲家是工农干部政策观念极  
强  
他传达厂长负责制文件时  
台下提问 魏书记 请问  
你强调厂长负责制时又可强  
调党的领导  
具体到我们厂到底书记当家  
还是厂长当家  
魏书记略加思索回答 这就  
像你们的家  
你爸是厂长你妈是党委书记  
他们俩谁厉害谁当家  
全场掌声雷动笑声一片

十三

自己一身疮  
却总爱去揭  
别人身上的疮疤  
自己屋子失火了  
却不去救火而去追  
从烈焰中逃亡的老鼠  
过了古稀之年  
才知道年轻时所为名叫  
荒诞

十四

何弘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  
会见的是清一色的八十岁以  
上的女作家  
在这全球碎片化的时代  
男作家除了吃喝嫖赌上网包  
二奶外  
内要检修管道 外要扫清雾  
霾

十五

窗子让蜘蛛网住了  
门交给了一把生锈的锁  
前面的冲田不用种庄稼了  
都种上高楼大厦了  
故乡传来风声说我家是钉子  
户  
老父说“钉子”让你拔到城里  
了  
“户”就随它去吧爱咋咋的  
只有我知道父亲说这话时  
心在滴血

十七

半个世纪前  
我是刚爬出蛋壳的金龟  
被乌鸦叼在嘴里  
想淹死我把我扔在了  
家乡民歌的海洋  
突然我被杜鹃鸟的啼声  
狠狠地绊了一跤  
一昂首原来是它告诉我  
啥叫如鱼得水

十八

看见满街巷子的  
大姑娘小媳妇们  
都把肚脐眼露在外面  
除了吸引我的眼球之外  
我突然产生了自豪感  
我们这一代人在儿童时代  
就非常时尚地唱着儿歌  
“张姑娘 李姑娘  
裤子吊住胯骨上”

十九

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  
为什么能和《红楼梦》一起  
流传至今呢  
贾平凹的《废都》  
为什么能在法国得文学大奖  
呢  
米勒的《北回归线》  
为什么成了世界名著呢  
好色  
并不可耻

二十

我的左脑一半是肯定  
我的右脑一半是否定  
这才使我出口成章号称歌王  
我的左手是一种欲念  
我的右手是一种渴望  
这才画最美的图画写最新的  
文章  
最要命的是我的一双大脚  
左脚已跨进了天堂的大门  
右脚还夹在地狱的门槛上